

反贪

一场雷厉风行的反贪行动，
揭出震撼人心的真相！

反贪在行动

FAN TAN ZAI XING DONG



李东红◎著



出版社

反
贪
在
行
动

反贪在行动

FAN TAN ZAI XING DONG



李东红
◎ 著

I247.5
L142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贪在行动/李东红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80765-266-3

I. 反…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679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78 000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李东红，河南扶沟县人，郑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高管人员工商管理研究生班。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河南日报》社会周刊部“案与法”版编辑、记者。

先后发表作品数千篇，获国家级、省级各类新闻奖三十多次。曾出版新闻专著《新闻观察》和长篇小说《想去看雨》。

《想去看雨》相继被重庆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安徽工程科技学院等十多所高等院校的图书馆收藏。

《反贪在行动》是其第二部长篇小说。



窗外，满眼的秋色。

站在八楼办公室的窗户旁，黎子剑脸色凝重地望着窗外。天上飘浮着一朵朵白云，可以用眼睛随处抚摸。很多时候，他都想做一朵白云，无忧无虑地飘在蓝天上，有风就飘荡，无风就眺望。

烟缸里堆满了烟头，烟雾弥漫了宽大的办公室。作为东都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这几天，黎子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昨天上午，市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中州区检察院检察长胡伟涉嫌违法违纪的问题。市纪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胡伟因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且与多位女性保持两性关系，目前已经被“双规”，案件已移交检察机关。

今天，省会各大报纸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一些文章的标题也显得特别刺激，《检察长原来是个大贪官》、《检察长与他的六个情妇》、《一个检察长的两面人生》……一时间，社会上各种目光和议论包围了东都市检察院。

有人说，没想到查贪官的检察院也这么腐败！

有人说，基层检察院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作为市检察院的一把手，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还有人说，纪委已经将案件移交市检察院，市检察院对自己内部出现的问题能秉公执法、彻底查下去吗？

.....



尽管四十五岁的黎子剑在全省市级检察院中是比较年轻的检察长,尽管在自己十多年的检察生涯中办过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的疑难案件,尽管很多贪官经他的手走进了高墙,尽管在查办案件中曾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可这一次,他真的陷入了一个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旋涡,真切感受到了一种压力,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咚咚咚”,敲门声打断了黎子剑的焦躁和不安。秘书小刘走了进来:“黎检,市委值班室来电话通知,市委严书记让你立刻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说什么事了吗?”回到自己那个宽大的转椅上,黎子剑的脸色恢复了平静。

“没有,只说严书记在办公室等你。”

“知道了。”闭着眼睛,靠在椅子上,黎子剑对小刘挥了挥手。

“一定是胡伟的事。”黎子剑自言自语。自从胡伟的事出来以后,市委只有政法委书记和主管政法的副书记给他打过电话,简单地问了一些情况,市委主要领导一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过。

市委书记对案件会是什么态度呢?他的态度对检察院来说非常重要。

二

车门上喷着“检察”字样、车牌号为东 001 警的奥迪车在大街上奔驰。路上,到处是飘零的落叶,微风一吹,向前无规则地翻滚着,像生活中的一些人。

到了市委大门口,两个值勤的武警同时敬礼。有时候,权力的威严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车辆。

走下车,黎子剑拎着那个已跟随他五年且显得有些破旧的手提公文包,快步向市委常委楼的二楼走去。

严书记的办公室就在二楼。

刚走到严书记的门口,黎子剑听到里面传出发脾气的声音,这个



声音让他停住了脚步：“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搞的，市委的决定为什么不去落实？一条小路为什么三个多月了还修不好？你们这种拖拉的作风，会让老百姓骂我们的，什么执政为民，什么以人为本，到你们这里都成了官僚主义……”

声音是严书记发出的。黎子剑还没有见过严书记发这么大的火。

严书记叫严正，今年五十六岁，出生在豫东的一个农村，性格看似温和，但时有暴躁，这也许跟他十六年的军旅生涯有关。

严书记的门开了，市政局局长贾亮友匆匆走了出来，脸色通红，神色紧张，额头上生出了很多汗珠，见到黎子剑，他苦笑着点了点头，匆匆离开了。

黎子剑轻轻敲了几下门，严书记的秘书小方走了出来：“哦，是黎检，请进，严书记在等你呢。”

严书记的办公室很大，大得超过黎子剑的两倍，宽大的办公桌上立着一面国旗，后面是一排书柜，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书柜一侧挂着他 and 中央领导的合影，这是前年中央领导视察东都时留下的。

黎子剑进来的时候，严书记还是满脸的怒气。见到黎子剑，他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哦，子剑，你来啦，请坐。”

接过严书记递来的一支烟，黎子剑坐在了严书记的对面。

“子剑同志，最近，市里发生的事情比较多，今天找你来，主要是就胡伟的案子听听你的想法。”严书记说着，点上了一支烟，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果然如此。

该怎么说呢？书记到底是什么想法呢？自己的想法会和书记的吻合吗？黎子剑的心里有些紧张，这种紧张让他多了几分谨慎。政治有时就是这样，作为领导，在很多时候，说话就是政治。该说的時候不说，或者不该说的時候乱说，或者说的時候不与领导保持一致，都是不讲政治的表现。



“严书记,作为东都市检察院的一把手,基层干部出了问题,我首先向你检讨并承担责任。至于下一步,请您指示,我会一切都按照市委的要求去做。”黎子剑的回答很有技巧。政治有时候必须讲技巧。说完,黎子剑紧紧盯着严书记的脸,他想从中发现严书记的表情,并从中这种表情中决定自己的思路和下一步的行动。

点上第二支烟,严书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这么多年,严书记的烟瘾一直很大。

“检察院出了这么大的问题,现在社会上的议论很多,不仅使检察院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也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影响。市委的态度很明确:第一,对胡伟要按照法律规定,依法严惩,决不含糊,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扰办案。现在市纪委不是已经把案件移交到你们检察院了吗?你们要一查到底,然后依法提起公诉,如果有人干扰,你就直接向我汇报。第二,尽管胡伟出现了问题,但这是在你当检察长之前。不过,这也说明检察院内部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检察院不能光查别人,更要管好自己。现在社会上不是有这种议论吗?检察院查别人,谁来查检察院?所以你们要以这个事件为契机,来一次思想作风大整顿,这种整顿决不能走过场,要让每个干警从思想深处检查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廉洁奉公、执法为民?是不是做到了秉公执法?要通过整顿挽回因为胡伟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整顿要触及灵魂。第三呢,就是你们也不要太大的压力。通过胡伟的案件,如果能把检察院内部的毒素挖出来,更能说明我们东都市检察院的坚强、决心和力量,这是讲政治最具体的表现。”

黎子剑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着。

“我知道,你最近经受的压力很大,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有一条,市委对你还是信任的,希望你放心大胆地去开展工作,经受住一切考验。”

“我说完了,想听听我们的检察长有何高见呢。”严书记轻松的一句话,稀释了刚才还很凝重的空气。

黎子剑知道,是他表态的时候了。不过,有了严书记的这番话,他也就知道该怎么说了。



“书记，有了您的明确指示，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请您放心，也请市委放心，我不会让市委失望的。”在很多时候，黎子剑的表态都很艺术，他不想把事情说得太清楚，也不想说得不清楚。

“书记，您看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了。”

“如果没有别的指示，我就先走了。”

“好。”

“等一下！”黎子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严书记叫住了他，“对了，还有一点，你给法院院长说一下，等你们侦查终结，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时候，让法院院长把开庭时间向我汇报一下。到时候，全市政法干警和所有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参加旁听。现在的有些干部啊，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知道了。”

走出严书记的办公室，黎子剑的步伐轻松了许多。他原以为，严书记不会这么明确地对案件作出指示，这是他最担心的。如果那样，他查也不是，不查也不是。

谁知道这年头，谁和谁连着筋呢？有时候，正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人情，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了。

在回检察院的路上，他让司机放起了音乐。音乐，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在车里出现了。

三

下午三点，东都市检察院的所有党组成员准时来到了会议室，他们都是中午接到开党组会的通知的，谁也不敢迟到。这是黎子剑规定的铁的纪律。各位党组成员都领教过黎子剑对开会迟到表现出来的愤怒。

那件事发生在黎子剑上任不久的第一次党组会上。

原定召开会议的时间是上午九点。除了一个副检察长，六个党



组成员都准时来到了会议室。有人提议会议先进行,遭到了黎子剑的拒绝:“再等等。”他们发现,说话的时候,黎子剑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四十分钟过去了,那位副检察长姗姗来迟:“对不起,对不起,昨晚喝了点酒,起床晚了。”说着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大家从黎子剑的脸上知道有事情要发生。

“请你暂时出去,今天的党组会不需要你参加了。”黎子剑的话音不高,可每个人都听得异常清楚。

副检察长一脸惊愕:“什么?不让我参加党组会?为什么?我不就来晚了一会儿吗?”

副检察长的回答让黎子剑有些愤怒。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说同志,喝酒是你来晚的理由吗?我们等了你四十分钟,六个人就是二百四十分钟,加起来就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浪费别人这么多时间,你觉得好意思吗?”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黎子剑。他们没有想到,外表儒雅的黎子剑脾气是如此刚烈。他们更没有想到,仅仅因为开会迟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以前的检察长可从来没有这样过。

黎子剑继续着自己的愤怒。

“开会迟到,这仅仅是一个表象,折射的是一个人的政治素质,这是一种不讲政治的典型表现。你想过没有,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此拖拖拉拉,这样不严格要求自己,我们还怎么带这个队伍,还能带好这个队伍吗?就像一个战场,将军松松垮垮,能不打败仗吗?目前,反腐败的任务很重,需要的是我们这个班子的团队精神,需要我们步调一致,需要我们用高昂的精神状态来影响我们的队伍!”

副检察长沉默了,尴尬得满脸通红。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寂静得让人有些紧张。副检察长的检讨打破了寂静,也使会议得以继续进行。他说:“黎检,什么也不要说了,是我错了,我向各位道歉,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从这一天起,只要是黎子剑召开的会议,再也没有一个人迟到,不管是党组会、检委会,还是职工大会。



见人员已到齐，黎子剑开始发言：

“同志们，今天的党组会有两个议程，就是关于胡伟案件的查处和检察机关队伍的建设问题。市纪委已经把案件移交给我们。上午，严书记代表市委作出了明确指示，要求我们排除阻力，依法严惩。说实话，我们检察队伍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感到非常痛心。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不能袒护自己，应该有勇气显示我们的力量，一种维护法制尊严的力量。”

“现在我提个初步意见，大家讨论一下，看是否可行。第一，成立胡伟案件专案组，我任组长，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郑浩天任副组长，抽调反贪局、反渎职侵权局、批捕处、起诉处等处室人员组成专案组。第二，专案组人员要在今天下午六点之前确定，侦查方案要在明天上午十点前拿出来，这项工作由浩天同志负责。但有一条，专案组明天下午就要开展工作，进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现在，省、市领导都在看着我们，全社会都在看着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能经受住这场考验。第三，大家要研究一下，如何加强我们检察机关的队伍建设，以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政治部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

喝了一口水，黎子剑接着说：“同志们，与社会上其他人相比，政法干警违法乱纪对社会伤害更大，直接影响着老百姓对法律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啊！”

黎子剑的脸上表情凝重。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结束后，黎子剑喊住了郑浩天，要他对专案组强调一下保密纪律，如有违反，严肃处理。他知道，胡伟从事政法工作多年，当过基层的刑侦队长、公安局长，还当过市检察院的起诉处长、区检察长，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他还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稍有不慎，就会给案件的查处工作造成被动。

四

秋天的东都增加了几分寒意。已是深夜十一点了，东都市检察



院八楼一个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像以往很多时候一样。灯光下,黎子剑仔细翻看着厚厚的卷宗。这是市纪委刚刚转来的胡伟的材料。

“挪用公款,用于赌博、炒股……”

“利用检察院建家属楼、为他人安排工作和提拔干部之机,收受他人财物……”

“私设小金库,用于个人开支,并在案发后毁灭证据……”

“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据他本人承认的就有五个,并挪用公款为情人购买房产,安排情人去国外旅游……”

……………

“啪!”黎子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很响,传得也很远。

桌子上的手机响了,是副检察长郑浩天打来的。郑浩天告诉他,自己也在办公室,有事要跟他商量。

在被提拔为副检察长之前,郑浩天是反贪局局长。此人性情刚烈,在黎子剑的指挥下,他攻克了许多大案要案,东都市的许多贪官都栽在了他们两人手中。省检察院和市委的许多领导都对他们两人称赞有加。全省几个市的检察长都已到了退二线的年龄,前不久,省委组织部已对郑浩天进行了考察。很多人猜测,郑浩天很有可能到别的市任檢察长了。

郑浩天来了。见黎子剑桌子上的烟缸里堆满了烟头,屋里充斥着呛人的烟味,忍不住说道:“黎检,你能不能少抽点烟,前几天,嫂子还让我多提醒你不要抽那么多烟。”

“放心吧,东都市的贪官不抓完,上帝是不会让我去报到的。”很多时候,许多豪言壮语都这么被黎子剑轻松地表达了出来。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郑浩天的内心都会有一丝感动。跟黎子剑已经十一年了,他太了解这位檢察长了。

“浩天,你说有事,是什么事啊?”

“今天上午党组会议后,按照您的指示,下午我从各部门抽调了八个人到专案组,并进行明确分工,现在专案组已正常运转,开展工作。另外,我想亲自去看守所提审胡伟,再寻找一些突破口。”郑浩天

回答说。

“胡伟不太好对付,你要有心理准备。对了,你准备从哪里入手打开缺口呢?”黎子剑放下了手中的材料。

“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见机行事吧。”郑浩天说。

五

市看守所位于东都市的开发区。这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看守所原来处在东都市的繁华地段,东都人称为“八科”。社会发展了,“八科”却落后了,地处闹市,安全存在隐患。而且地方太小,容纳不下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许多犯罪嫌疑人不得不转移到外地关押。所以,东都市政府决定把“八科”迁到开发区。新的看守所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堪称国内一流。

带着完备的法律手续,郑浩天,还有专案组的女检察官夏丹一行三人来到了看守所,来到他们已经来过很多次的那间提审室。经过一道道法律程序后,胡伟在两名警察的押送下来到了提审室。

眼前的胡伟,已没有了往日检察长的风采。双手戴着手铐,脚上的脚镣摩擦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响声,浅蓝色的囚服在他的身上显得异常引人注目。望着眼前这个共事多年的同事,郑浩天的内心顿时生出一种悲哀。他不否认胡伟的工作能力,也不否认胡伟曾经是一个优秀的检察官,查办过不少职务犯罪案件。但他更想知道,一步步走上检察长位置的胡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又是怎样堕落的。

是啊,一个曾经无比辉煌、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长,不仅亲手毁灭了自己的前程,还用自己的丑恶毁坏了检察机关神圣的威严,玷污了法律的神圣。此外,这种悲哀还来自郑浩天对人生的理解:一个人,如果让贪欲占据着自己的心灵,悲哀和耻辱肯定会伴随他一生。

坐在郑浩天面前,胡伟明显感到自己矮了。不是自己的个子,而是自己的位置。郑浩天的桌子和椅子高出了一截,而自己坐的是一





个又小又矮的凳子。以前,他们都坐在平等的位置上,如今,他却坐在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上,接受以前同事的审讯。

“唉!”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胡伟低下了头。

“胡伟同志。”郑浩天特意在“同志”二字上加重了语气。他自己也说不清,对胡伟为什么用了“同志”二字。

胡伟慢慢抬起了头。两种不同的目光碰撞了,对视了。一个是刚毅得能穿透人心的目光,一个是怯弱得能让人穿透心灵的目光。在对视中,两个人进行着无形的对抗,包括意志和心理。

对视足足有两分钟。还是胡伟经受不了那道灼人的目光,抬头看起了天花板。

“胡伟同志,今天,我代表东都市检察院来问你几个问题,请你如实回答。你也知道,你的每一句回答都将作为控方证词。你也有权保持沉默,不过,沉默也将作为控方的依据。”郑浩天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威严,这种威严让胡伟不寒而栗。

胡伟突然注意到,审讯室里有一个录像机正发出“沙沙”的响声。他知道,录像机正在对审讯过程录着像。

他当然不知道,前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通知,要求政法机关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都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在日后的法庭审判中翻供。同步录像制度的施行,标志着中国的司法制度向“人权保障”的理念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首先,请你把小金库的问题如实讲一下。”郑浩天开始发问。

胡伟回答的方式是沉默。

“第二个问题。有天晚上十点二十分,在你的办公室,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贾杰给了你五十万元,有这回事儿吗?”

沉默。

.....

郑浩天一连问了五个问题,唯独胡伟包养情妇的问题他没有问。他知道,这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不是他们检察机关的查办范



围。

胡伟一直都是沉默。

面对胡伟的沉默,郑浩天似乎有些愤怒了,但他竭力压制住自己的愤怒。“胡伟同志,你是知道的,你今天的沉默,也就是你的态度,会作为将来量刑的依据的。”说完,郑浩天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见郑浩天要走,胡伟突然开了口:“老郑——”以前,他在院里总是这么称呼郑浩天。

郑浩天停住脚步,回过头来看着胡伟。

“老郑,你知道,这么多年,我在检察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我曾经查办过六个科级以上干部,也为反腐败事业做出过贡献吧?检察院多年没有办公楼、家属楼,最后不还是我盖起来的吗?还有,我当检察长,区检察院不还得过市里、省里的先进吗?”

“现在不是让你讲成绩,成绩谁也不会抹杀,但成绩再大,也绝不能违法乱纪、贪赃枉法。对你来说,最主要的是先交代问题。希望你如实交代,这对你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希望你能把握。”郑浩天盯着胡伟说。

胡伟抬头看了一下郑浩天,心里嘀咕起来。自从当了检察长以后,他经历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受贿、第一次贪污、第一次挪用公款、第一次玩女人……可这些能说吗?不能。可不说又能行吗?显然不行。郑浩天是他多年的同事,他太了解这个人了。如果不交代,他绝对不会放过自己。那到底该怎么说呢?

六

东都市的夜色很美,美得让人对生活 and 未来充满向往。东都市夜幕下的故事很多,多得让人心情复杂。

五星级的秀美饭店是东都市最高档的酒店,它位于一个风景秀美的湖边。很多人都把能到秀美饭店吃饭作为一种荣耀。这年头,



到什么饭店吃饭也能显示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悲哀呢？反正，没有人能说得清。

胡伟是这里的常客，最大的208房间是他的固定房间。

晚上，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杨结实宴请胡伟。杨结实说他从小体弱多病，于是他娘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名字有时候也代表着心愿。

有人说，杨结实吸毒。说这话的人，自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和依据。杨结实个子较高，很瘦，两眼凹陷，眼睛的周围有一道黑色的边，脸色暗黄，走路的时候腰还有些弯曲。

胡伟到了。胡伟的哥们儿义气在朋友圈内是有名的。一进门，他的前额在灯光的照射下有些发亮。“对不起，对不起，会议刚结束，让诸位久等了。”每次别人请客，胡伟总是要晚到四十分钟左右，这是他的习惯。也许他觉得，这样才显得尊贵和有价值。

坐定之后，胡伟才发现屋内的人并不多，只有三个人：他、杨结实，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年轻貌美的女孩。这让他有些兴奋。他喜欢喝酒的时候有女人在场。平时，他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带着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姿色颇佳。今晚，她因孩子有病没有来。

“胡检，这是我们公司营销部的经理柳丽萍，曾经在我们市的模特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年轻的女孩站了起来：“请领导多多关照。”声音很甜，也很绵。

胡伟这才发现，女孩的个子很高，该有一米七〇以上，身材苗条，一双水灵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扰乱了胡伟平静的心。

“胡检，今天呢，没有别的事，主要是想请您吃顿便饭。”杨结实举起酒杯，“来，为了胡检的身体健康，干一杯！”

“杨总啊，太客气了。”胡伟哈哈一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接连喝了几杯后，胡伟感觉有点晕。其实，胡伟的酒量不大，但他爱喝，逢喝必醉。

“杨总，今后你有、有什么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忙，一定尽力而为、尽力而为。”胡伟在酒桌上尤其“仗义”。



“多谢胡检，来，再来一杯。”

又喝了几杯后，杨结实看了一眼那个名叫柳丽萍的女孩。她心领神会地急忙站了起来，端起酒杯走到胡伟面前，“胡检，初次见面，我给您敬一杯。”说着将手放在了胡伟的左肩上。

胡伟喜不自禁：“好，好。”

胡伟有了几分醉意。见时机已经成熟，杨结实走过来递上一支烟：“胡检，那个工程的事还请您多多关照，老弟一定有情后补，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不讲情意的人。”

“好说，好说，不过，还要研究研究……”点上烟，胡伟耍起了官腔。

杨结实当然知道，“研究研究”，不就是“烟酒烟酒”吗？在生意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杨结实太熟悉这一套了。

杨结实说的那个工程是区建设局的办公大楼，总投资五千多万元，六家公司参与了竞标，五家公司都是东都市实力较强的公司，只有杨结实的公司弱了一些，建设局里负责基建的人也对杨结实的公司提出了异议。

杨结实听说，胡伟与建设局局长关系非同一般，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平时有交情的胡伟身上。他也知道，通过检察长做工作，一些人不会不给面子的。

胡伟醉了，像往常一样又趴在桌子上，嘴里还不停地嘟哝着。究竟嘟哝些什么，谁也听不清。

“胡检，你到楼上休息一会儿吧。”杨结实向柳丽萍使了一个眼色。柳丽萍走过来，搀起了胡伟，胡伟半推半就，摇晃着站了起来。

其实，杨结实早已在饭店的楼上安排好了“总统套房”，典雅的欧式风格。胡伟以前来过这个房间，也是在“醉酒”之后。

进入房间，刚才还酩酊大醉的胡伟，似乎顿时清醒了许多。

其实，在吃饭的时候，柳丽萍就发现胡伟不停地瞟自己，她知道这一定是个好色的家伙。好色男人的任何举动，都逃不过女人的眼睛，哪怕是一个细小的动作和眼神。

柳丽萍搀扶着胡伟躺在了床上。